

17

# 小言

章太炎先生主編

半月刊 第二期

章太炎先生主編  
小言  
半月刊 第二期



## 黃季剛先生噩耗

黃季剛先生教授中央金陵二文學院秋來頗有小疾以九日登高之辰偕弟子上豁蒙樓  
觴詠覺腕痛而返其夕猶特釐飲酒翌日忽然嘔血圍血經西醫二人療治皆無效凡嘔血  
歷三十小時積數十盃而卒本會得電赴後特派孫世揚往弔因鈔得先生絕筆詩刊錄如  
下聞先生遺著以經學小學札記及日記爲大宗將由及門諸君整理付梓並許本刊隨時  
登載云

## 黃季剛先生絕筆

秋氣侵懷興不豪茲辰倍欲卻登高應將叢菊霜雙淚豈有清樽慰二毛西下陽烏偏灼灼  
南來朔雁轉嗷嗷神方不救羣生厄獨臂英囊空自勞

## 徵求黃季剛先生遺文

黃季剛先生平生詩文及論學書札多不留副稿凡先生友好及門諸君藏有此等文字者  
請各逐寫一通寄交本會孫世揚彙收以便編印如將原稿寄來經本會逐錄或攝影後即  
當寄還不誤

章氏國學講習會謹啓

制言半月刊第三期刊誤表

篇名	頁數	行數	誤	正
王伯新定助詞辯	一	二	冰	冰
讀身臆斷	二	十一	小註誤辨	如歸妹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筐羊協實血協是也
	六	六	有恆	有恆
	一八	八	鄭京	郭京
	一九	二	又至其道	又馴至其道
	一九	三二	作致	至作致
	二二	十三	蒙豎	蔡豎
新方言雜記	三	三	今俗語猶謂澆乾漬米爲澆乾	今俗語猶謂澆乾漬米爲澆乾
	六	五	濕	濕
	九	八	謂	謂
呂氏春秋佚文輯校	九	九	說文御勞也	說文御勞也
	五	七	歌	禰
	六	十二	長廬子	長廬子
	七	十二	龐龐	龐龐
	十	十	李壽	李壽
詞	十二	七	高臥空山遊好	孤臣句上當空一格
	補白	一	孤臣懷抱秋清	持
黃季剛先生噩耗	封面後	三	持	持

# 目錄

王伯申新定助詞辯

釋祧

讀易臆斷

新方言雜記

呂氏春秋佚文輯校

王有五門二朝考

論語皇疏校本序

史量才墓誌銘

樂陵宋氏譜序

詞

補白

逸周書時訓呂覽十二紀禮記月令淮南時則異文箋

自序

海粟庵藏無名氏文集跋尾

孟心羣書校跋

太炎

吳承仕

沈澍民

王綸

蔣維喬 楊寬  
沈延國 趙善治

馬宗鄴

吳承仕

太炎

太炎

鄧孝先

吳嬰安

沈延國

諸祖耿

潘承弼

## 王伯申新定助詞辯

太炎

高郵王氏父子。精研故訓。所到冰釋。人以爲無間然矣。石臞苦心尋繹。積六十年。得之既不。易言之殊未敢肆。伯申承其父業。與艱難構造者自殊。述聞一編。誠多精詣。然其改易舊說。亦有可已而不已者矣。其始創作經傳釋詞。晚又於述聞中著「語詞誤解以實義」一條。驟聆其說。雖宿儒無以自解。而鹵莽滅裂處亦多。肆意造詞。視爲習貫。且有舊解非誤而以強詞奪之者。亦有本非臆造而不能援古訓比聲音以自證者。今爲駁證數事。以盡後生之責。非欲苟爲立異。要使瑾瑜無瑕。方爲純美爾。

謂柰也。召南行露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言豈不欲夙夜而行。柰道中多露何哉。小雅節南山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言師尹不平。其柰之何也。炳麟案以柰訓謂。雖見齊策高注。然節南山箋訓謂何爲云何。辭氣本無不順。不知王何故易之。若行露之謂。當訓爲曰。亦與訓云略同。此乃自作問答。言豈不欲夙夜而行邪。曰道中多露爾。道中多露。則不可行之意自見。又凡言何謂者。據名而求其實也。凡言謂之何者。據實而求其名也。凡言謂之者。據實而

定其名也。王於謂之何。悉解爲柰之何。然則何謂謂之。又將何解邪。

迪發語詞也。般庚曰。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言高后丕乃崇降不祥也。君奭曰。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言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也。立政曰。古之人迪惟有夏。言古之人惟有夏也。

炳麟案以迪爲發語詞。臆造無據。般庚君奭二迪字自當依釋詁訓道。般庚本文云。乃祖乃

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言乃祖乃父以此導導古字高

后。不乃崇降弗祥也。君奭本文云。在今予小子日。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迪字

當讀屬上句。言非克有正道也。立政迪字當依釋詁訓作。說文作起也。本傳惟乃語助。古之

人起有夏者。據三王之道言。夏爲最先也。

迪又句中語助也。酒誥曰。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言又惟殷之諸臣與工也。馬融本君奭曰。

我迪惟寧王德延。言我惟寧王德延也。炳麟案以迪爲句中語助。亦臆造無據。釋詁。迪。進

也。殷之迪諸臣惟工。言殷所進諸臣與工。猶大雅言王之蓋臣矣。我迪惟寧王德延。言我進

思寧王德延也。

若惟也。般庚曰。予若籲懷茲新邑。言予惟籲懷茲新邑也。大誥曰。若昔朕其逝。言惟昔朕其

逝也。君爽曰。若天棐忱。言惟天棐忱也。呂刑曰。若古有訓。言惟古有訓也。祭統曰。予汝銘。若  
纂乃考服。言惟纂乃考服也。炳麟案以惟訓若。臆造無據。殷庚之若當訓此。此猶今也。言  
予今。籲懷茲新邑也。大誥之若亦訓此。昔卽夕字。春秋傳爲一昔之期是。言此夕朕其往也。  
君爽之若。承上作轉語。與如同義。呂刑之若。與乃一聲之轉。漢人多言乃者。乃者卽往者。此  
乃古有訓。言往古有訓也。祭統之若。正當訓汝。言汝言若言乃。其義悉同。而語勢輕重有異。  
猶一句錯見吾我二字爾。王反以舊解爲誤。慎矣。  
徂及也。周頌絲衣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自堂及基自羊及牛也。炳麟案以及訓徂。臆  
造無據。推王意以爲堂與基可言往。羊與牛不可言往爾。不悟羊牛各有頓置之處。就其處  
言。故云自羊往牛。舊說本無誤也。如言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皆就其時代言。故得  
言由言至。若如王氏意。固不得由也。亦不得至也。  
之。與也。考工記梓人曰。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言作其鱗與而也。炳麟案之而聲  
義通於芝栴。故舊說以爲頰頰。其實當云須鬣爾。王見其辭不偶儻。遽改訓之爲與。夫先秦  
文字。安得悉以偶儻之法繩之。如詩言載猷歇驕。檢歇驕非與鱗之而同例乎。

所語助也。大誥曰。天闕恣我成功。所。言天慎勞我成功也。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言君子其無逸也。君奭曰。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言多歷年也。炳麟案以所爲語助。臆造無據。君子所其無逸。所自當訓處。大誥君奭二所字。卽今許字。所許聲通相借。所所爲。伐木聲。詩伐木許許。以許爲所。如何所作何許。爾所卽爾許。或言如許。古人語簡。言爾許但曰許。多歷年所。言多歷年爾許也。天闕恣我成功。所。言天闕恣我成功爾許也。此似語詞。而與汎言語詞者終異。爽。發聲也。康誥曰。爽惟民迪吉康。爽惟天其罰殛我。皆是也。炳麟案以爽爲發聲。臆造無據。方言。爽。猛也。釋詁。惟。思也。然則爽惟卽今之猛想耳。亂。猶率也。語助也。梓材曰。厥亂爲民。厥率化民也。君奭曰。厥亂明我新造邦。厥率明我新造邦也。緇衣鄭注曰。君奭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德。厥亂勸寧王德者。厥率勸寧王德也。維誥曰。亂爲四輔。率爲四輔也。又曰。亂爲四方新辟。率爲四方新辟也。漢石經尚書殘字曰。亂謀面用否訓德。率謀面用丕訓德也。炳麟案至以梓材亂字。今文作率。故以率解亂。率之爲語助。義證尙未堅定。況以此爲亂字之義。尋詩章之終曰亂。故亂有終義。厥亂爲民者。其終爲民也。亂爲四輔者。終爲四輔也。厥亂明我新造邦者。其終勉力于我



新造邦也。詳見余所著古文尙書拾遺。

繇於也。馬本大誥。王若曰。大誥繇爾多邦。言大誥於爾多邦也。炳麟案繇之訓於。雖見釋詁。然釋詁繇亦有訓道一義。馬本大誥作繇。實亦與猷不異。多士。王曰猷告爾多士。今雒陽新出三體石經多士篇猷正作繇。則知多方云猷告爾有方多士。亦必作繇告矣。但古字道導不異。繇之訓道。于此當從導義。而爲傳不知。又移猷字于大誥上。斯爲失耳。實則大誥繇爾多邦者。大告導爾多邦也。繇告爾多士者。導告爾多士也。繇告爾有方多士者。導告爾有方多士也。如王說。以繇爲語於。則繇告可云於告乎。不得已。乃言多士多方之猷告。本作告猷。晚出古文改爲猷告。不知石經王曰繇三字相連。本非爲孔改作也。

攸。用也。禹貢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言陽鳥之地用是安居也。云云。炳麟案當云攸讀爲由。方得訓用。

夷。語助也。大雅瞻卬曰。靡有夷屆。靡有夷瘳。言無有終極無有愈時也。昭二十四年左傳曰。邠有億兆夷人。言有億兆人也。孟子盡心曰。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言考其行而不掩也。炳麟案秋官行夫。焉使則介之。故書作夷使。玄謂夷發聲。詩之夷屆夷瘳。自可從發聲之

說。若孟子之夷考其行。夷正借爲焉字。焉於是也。言於是考其行也。此在荀子。則音小變作案矣。至春秋傳引書之紂有億兆夷人。與余有亂十人相對。必當有所指斥。何得汎以語助解之。

誕語助也。大誥曰。殷小腆。誕敢紀其紂。云云。炳麟案以誕爲語助。雖不誤。然誕當讀爲延。釋詁。延。間也。王未引此。亦爲專輒。

# 釋祧

吳承仕

春官敘官。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注。遠廟曰祧。周爲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守祧職。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爲祧。尋鄭注遠廟曰祧。語本祭法。后稷文武廟。對親廟言之。皆遠廟。又以藏遷主。故云遷主所藏曰祧。遷主所藏何以名祧。祭法注說之曰。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鄭意蓋讀祧如跳。猶漢高帝紀所云漢王跳矣。習約注。祧。面出意也。又宋際引。遷俗文。超。補爲跳。正與超上去。

然有不可通者。周七廟通姜嫄爲八。守祧。奄八人者。廟一人。故八人也。七廟中有親廟四。親廟無超上去之義。則名實不相應。又祭法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誠如鄭義。遷主所藏曰祧。是始祖廟亦當名祧。然經記明文無正言始祖廟爲祧者。又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左氏襄九年傳。以先君之祧處之。二十三年傳。失守宗祧。鄭杜皆說爲遠祖廟。猶可言也。若昭元年傳云。其敢愛豐氏之祧。則禰廟耳。禰廟無超上去之義。蓋禰。魯文昭曰。左傳。言禰。皆非遠廟是也。又后稷文武之廟。雖爲遷主所藏。而太祖及文

武世室。自爲不遷之廟。今取超上去之義。爲百世不遷之廟名。以所稱能。乖刺尤甚。承仕竊謂鄭君說廟制及祧字之義。皆非也。祭法。親廟曰廟。遠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廟之言貌也。祧之言兆也。營城曰兆。封土而高曰壇。委土而平曰墀。事鬼之禮。以遠而殺。廟有堂有寢。祧有堂無寢。制簡於廟。壇則似堂。墀僅除地。又簡於兆。四者皆爲質名。則祧之爲兆。灼然無疑。壇墀疏遠。非歲時所有事。故經典多言廟祧。少言壇墀。祭法親廟爲廟。遠廟爲祧。此對文之例也。周言堂室則曰廟。通斥封域則曰祧。廟祧得互言之。故守祧猶云守廟。宗祧猶云宗廟。此散文之例也。廟稱廟祧。猶宮稱宮兆。墓稱宅兆。此連文之例也。廟兆之字。本爲封域。神其事則孳乳爲祧。猶之設蘇莖爲營。神其事則爲榮。封土除地爲墀。神其事則爲禪。燔柴升煙爲煙爲柴。神其事則爲禋爲崇矣。尋鄭君說祧不了之故。蓋謂周七廟爲權制。以文武充二祧之數。二祧以藏遷主。而二祧又自爲不遷之廟。故能所亂名守漫而莫能理也。今誠依劉子駿王子雍說。后稷爲太祖廟。文武爲世室。猶殷之三宗。此三廟皆百世不遷。高祖之祖高祖之父爲二祧。高祖以下爲四親廟。此六廟皆以時而遷。由是刪定。則二祧爲遠廟者。對四親廟言之也。散文則親廟祧廟始祖廟皆得名祧。祧之字本於兆域。亦無超上去之義。

# 讀易臆斷卷上

沈硤民

易未遭秦火。非若尙書二十九篇。半傳於老人女子之口。謬舛迭出者比也。漢易博士。施孟梁邱三家。各守師法。後京氏崛起。藩籬稍破。五鹿充宗輩擠之。京氏不得其死。門戶之見。可謂甚矣。然所爭者。章句之見而已。易之弘旨。咸无及焉。余每讀易。見章句異義。間有抑於胸臆。不能不斷筆之於篇。名曰臆斷。效賈長沙臆對意。得三卷。卷末附表一。將各家文字之不同者。悉列之。備考辨焉。至關於象數。則別撰象數釋疑二卷。易之古本。經傳相分。此編經傳不分者。師康成。以便學爾。

## 乾十七條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祖絲按。惠士奇易說。君子終日夕惕若夤。音厲无咎。說文云。夤敬惕也。易曰夕惕若夤。愚謂夤从夕从寅。夕惕之貌。因時而惕。故曰若夤。古者夤讀如延。夤緣莊子作延緣。夤與乾協。說文兩引乾九三爻辭。一作夤。一作厲者。後人亂之也。厲乃占辭。與悔吝等。安

得屬上句乎。失之甚矣。其子棟著周易述。述其家學。作夕惕夤厲。无咎。注。惕懼。夤敬。厲危也。陸德明經典釋文。夕惕。怵惕也。鄭玄云。懼也。若厲危也。而无夤字。李氏集解集鄭玄。虞翻荀爽。干寶四家說。亦無夤敬之意。而惠氏疏曰。寅本訓敬。今從夕。敬不衰于夕。夕惕之象。俗本皆脫夤字。說文夕部。引易曰。夕惕若夤。案許慎紱曰。其稱易。孟氏古文也。是古文易有夤字。虞翻傳。其家五世孟氏之學。以乾有夤敬之義。故其注易以乾為敬。俗本脫夤。今從古增入也。高郵王氏父子以為非也。立五證以明之。見經義述聞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亦譏惠氏之失。見卷七夕部夤字註李松林周易述補中。續考定。以為段義為長。常衍夤字。王段諸子。皆詞嚴義正。旁徵曲喻。以糾惠氏之失。愚又列二證以明之。半農以夤與乾協。不知易之爻辭。有協有不協。如乾卦九二在田。九三乾乾。九四在淵。九五在天。皆協也。惟初九上九不協。坤卦初六履霜。六二直方。六三含章。六四括囊。六五黃裳。上六玄黃。爻爻皆協。亦有全卦各爻而不協者。亦有一爻而兩協者。如妹上六女承筐。實惟孔子贊易。皆用韻。小象用韻。餘亦不拘。半農以夤晉延。與乾協。則夕惕若夤。夤敬惕也。則夤與惕疊。且若考工記梓人注曰。若如也。常語。若敬惕。如敬惕而已。易用若字。

如離之六五曰。出涕沱若。戚嗟若。豐之六二曰。有孚發若。巽之九二曰。用史筮紛若。則以若字句爲宜。淮南子。訓人問王莽傳。張棟爲陳崇章。章奏稱莽功德。班固。爲第五倫。謝爽音委。張衡。思玄連厲字讀。是行文時。非用四字不整齊。以厲連上讀爾。此王氏父子亦失之。閻若璩困學紀聞校云。君子終日乾乾爲句。夕惕若爲句。厲无咎爲句。證以下文言。雖危无咎。益險句讀斷宜如此。不意淮南子誤讀厲連上。王輔嗣猶然。今朱子本義正之。視上易用若字。閻氏之說是也。其證又一也。說文腸骨間黃汁。从骨易聲。讀若易。曰夕惕若厲。此从鉉。小徐本無讀若兩字。汁作汗。說文。汗人液也。關尹子八籌篇云。心悲物淚出。心愧物汗出。懼有愧意。懼亦能出汗。則夕惕段腸爲惕爾。其證又二也。

### 九五飛龍在天

祖緜按賈誼新書容經篇曰。龍之神也。其惟蜚龍乎。漢書郊祀志。武帝制詔曰。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文選卷十三張茂先鷄鵠賦。翰舉足以冲天。注引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飛也。史記楚莊王曰。有鳥三年不蜚。蜚乃冲天。蜚飛兩字古通。馬國翰目耕帖云。史記孝武紀。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時初立楊何易博士。則楊易本作蜚也。王褒四子講德論引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褒在宣帝朝時。正立施孟梁丘三家易。則褒所引者。三家經本。下四語。亦三家說也。蔡邕書石經用三家本。其作隸勢。有飛龍在天語。亦作飛字。則蜚古文飛字變隸所改也。馬氏是說。余竊以爲未然。楊何本。今不可見。漢書藝文志載楊氏二卷。今佚。又云下四語。亦三家說。今亦不能證明。史記秦本紀。大維生非子。文選卷二十五。盧子諒贈崔溫詩。徒煩非子御注。亦引之。非古文。非。或非。在說文則蒙飛而次之。馬氏若曰。則非古文飛字。音通蜚。變隸所改。猶可說也。惜石經已亡。未能考正爾。飛。說文。鳥翥也。象形。凡鳥之屬皆从飛。至非。說文章也。从飛下。玃。取其相背也。凡非之屬。皆从非。非。別也。从非。已。虫。它與已形相似。恐蜚誤蜚。蜚。卽蠶。省簡。說文。臭蟲。負蠶也。或从虫。故在非字。形象而音通。蜚。僅音通而已。此疑蜚爲蜚也。又音通肥。如遯卦。肥遯。无不利。或作飛遯。无不利。用修云。古肥作蜚。之。疑。或作蜚。九師道訓。遯而能飛。吉。孰大焉。張方平賦。欲飛遯以保名。曹子建七啓。飛遯離俗。金陵攝山碑。緬懷飛遯。證知古通。用修云。至此。錄別。爾雅釋蟲。蠶。郭注。原文作蜚。卽負盤臭蟲。是飛非肥。韻通也。至古籍中見飛字夥矣。卽以易而論。明夷之



明夷于飛。小過之飛鳥之遺音。又有飛鳥遺之象也。又飛鳥以凶。又飛鳥離之凶。均不改。何以此爻獨改飛爲蜚。漢時改字。如洛字改雒。漢書地理志雒陽注。師古曰。魚豢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洛水而加佳。雖宋王觀國學林駁之。強詞也。此深中五行圖讖之說。而改字者也。漢時皇后之名亦諱。如漢書高后紀注。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師古曰。呂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諱雉也。趙飛燕爲后時。或諱飛字。遂改古籍之飛字。以音通讀之。後人不及悉行校正。未可知也。證之古籍。如書序有飛雉升鼎耳而雉。而漢書五行志。作有蜚雉登鼎耳而雉。孟子飛廉。史記秦本紀作蜚廉。呂氏春秋知分篇。荆有次非者。漢書宣帝紀仗飛。注如淳曰。呂氏春秋荆有茲非。雖音書而轉輾改竄。未有如此之甚。疑漢時別有其故。

附錄清溥儀卽位。儀字缺末筆。今人皆知之。而廷寄清單。都數百事。如重刻翻印書籍。除十三經正文。准缺末筆。或作宜。注疏或用口。或改宜。聽。儀門改宜門。儀仗改禮仗。儀注改禮注。司儀改司禮。渾天儀改渾天象。紀限儀經緯儀之儀。改器。儀器改彝器。禮儀法儀之儀。改義。官名禮部儀制司。改典制司。鑾儀衛改變輿衛。鑾儀使改變

輿使治儀正改治宜正。整儀尉改整宜尉。地名。江蘇儀徵縣改揚子縣。河南蘭儀縣改蘭封縣。儀封鄉。其鄉有鄉學。設教諭。改蘭封鄉。昔在杭州劉大白。因余十二世祖儀公所著塵談。各書引兩湖塵談也。如西湖志。暨杭州掌故各書。引用頗多。向余借觀。還書時。謂儀公非杭人。余曰。子何以知之。答曰。杭州府志。其名遍查不得。余曰。新刊府志。因避溥儀諱改作宜云。恐後人讀書。亦如大白者。故附識於此。

上九亢龍有恆

祖緜按漢書王莽傳贊曰。皆炕龍絕氣。非命之運。說文。炕。慨也。从心亢聲。一曰易炕龍有悔。又爾雅釋鳥。亢。鳥嚙。郭注。亢。卽咽。俗作炕。炕。炕與亢。義不相通。說文。一曰易炕龍有悔。卽或之者之意。非雀論也。至炕。說文。炕。乾也。漢書五行志曰。君炕陽而暴虐。師古曰。凡言炕陽者。枯涸之意。謂無惠澤於下也。皆炕龍絕氣。龍係陽字之誤。炕陽與絕氣。偶。句法方合。或謂亢。炕。音通。此種字。何必以音通。

大人造也

祖緜按。荀鄭王均作造。釋文。劉向歆父子作聚。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云。故賢人在上

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是也。至劉歆作聚。則不可攷。釋文以爲劉向作聚。歆傳其父之學。向及歆始皆治易。父作子述之意爾。以義證之。實造字。作聚誤。此聚字恐卽引其類而聚之於朝之聚字。筆誤耳。至造字音訓亦異。正義曰。飛龍在天。猶聖人之在王位。造。爲也。唯大人能爲之而成就也。姚信陸績之輩。皆以造爲造至之造。今按象辭皆上下爲韻。則姚信之輩。其讀非也。文選卷五十六。陸佐公石闕銘。大人造物。龍德否休句。注。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引孔子曰。天造物者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此亦以爲字釋。先子易解注此曰。造。作也。文言曰。聖人作而萬物睹。正合此爻之意。以文言之作釋此。尤見精密。

### 文言曰

祖緜按。釋文。梁武帝云。文言是文王所制。後人疑文言曰三字。係王弼所增。惠棟周易述云。文言一篇。皆夫子所釋乾坤二卦。卦爻辭之義。故曰卦爻辭也。梁武帝云。文言是文王所制。案元者善之長也。一節。魯穆姜引之。在孔子前。以故爲文王所制。然則初九

以下。著答問而稱子曰。豈亦文王所制耶。是知文言者。皆卦爻辭也。以卦爻辭爲文王制。故謂之文言。孔子爲之傳。故謂之文言傳。乃十翼之一也。惠氏之說是也。孔子爲之傳。十翼中凡有子曰者。皆門人記孔子之言爾。非孔子自爲之也。丁壽昌讀易會通。增一傳字。作文言傳曰。失之鑿。

元者善之長也

祖絛按。左襄八年傳。穆姜引此。作元者體之長也。體指乾言。合彖大哉乾元之意。

利者義之和也

祖絛按。說文。利。銛也。刀和然後利。从刀和省。易曰。利者義之和也。以此證荀爽陰陽相和。各得其宜。然後利矣。不若說文之善。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祖絛按。釋文如字。京房荀爽董遇本作體信。周伯琦六書正譌云。古文信作伯。傳易家以仁伯相似致誤耳。

嘉會足以合禮

祖緜按。左襄八年傳。穆姜引作嘉德足以合禮。蔡邕汝南周巨勝碑云。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後漢書蔡邕傳。邕以經籍。去古久遠。文學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奏求正定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此碑文可補石經文字之闕。

確乎其不可拔

祖緜按。鄭云。堅高之貌。說文。雀。高至也。易曰。夫乾雀然。今作確俗字。

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祖緜按。文選卷五十八。蔡伯喈郭有道碑文注。周易曰。龍德而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後人據此。以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爲衍文。誤也。且不成名。遯世無悶。樂則確乎。可拔。六者均見釋文。選注係節錄。

遯世無悶

祖緜按。桂馥札璞云。易乾卦遯世無悶。呂氏春秋本生篇。下爲匹夫而不愆。高注。愆讀

憂悶之悶。義亦然也。按桂氏引此以釋悶。尙非審切。說文懣心不懣也。淮南子儆真訓。狡猾鈍懣。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高誘未注。而原道訓。貪饕多欲之人。漠昏於勢利。誘慕於名位。高注。昏漠。猶鈍昏。不知足也。不知足與說文心不懣。意亦同。懣昏義通。又修務訓。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冷。鈍聞條達。高注。曉明。冷猶了也。鈍聞猶鈍懣也。此卽以鈍懣轉注之。則聞懣意亦同。至本生篇曰。若天地然。上爲天子而不驕。下爲匹夫而不懣。高以憂悶之悶釋宜也。至遯世無悶之悶字。實聞字。桂氏引懣徵悶。義雖可通。未免曲折。不如訓聞字。裁合文義。

附錄昏昏同文引懣或懣依各家原文

知止止之

禮錄按。通行本皆作知至至之。先子自得齋雜箸載施均父丈補華來訪。云隨張撫部名禮字西征。軍次燉煌。駐行轅。時值軍興。隴上百物無備。撫部所住上房。窗櫺裱褙。纒章長短不一。顏色互異。幕僚所居者。則以書籍。臺歷。市物册子等。余與綺村名綺村名學方夫所居者。廳事五楹。所裱褙者。細視之。係白文易經。字大寸許。九行。十七字。紙皆堅紉異

常。紙墨色明而有彩。軍中無書。與綺村一字一讀。較通行本無甚出入。惟乾卦文言。知至至之。作知止止之。否大象不可榮以祿。榮作寵。大有厥孚交如威如。威作畏。无妄天命不祐。祐作右。姤卦之姤作遯。中孚有他不燕。他作它。上經末有皇周顯德五年奉勅模刻十字。亟詢此書原爲何家所藏。吏曰。小人家中物。市無紙章。用以裱裱而已。詢以家中有無其他書籍。對無有。告以此係五代周時刻本。名貴不可言。欲揭之。以漿重不可。欲以水溼之再揭。而大軍亟欲出關。不能待。與綺村相對惋惜而已。余對丈謂榮作寵。榮周世宗諱。威作畏。威周太祖諱。祐作右。後漢隱帝諱。或承漢安帝諱。未改正也。遯作姤。後避宋高宗諱作姤。余家文通公諱遯。而宋史以其字行。不書遯。此明證也。他說文作它。蛇也。紹勳出所著易解。比有它吉。中孚有他不燕。作蛇解。就丈正之。丈意頗憚。知至至之句。參以象數理。均不能通。若知止止之。則義始明。至謂吏人家中藏物。乃詭言。隴上地勢高爽。藏書必能經久。且燉煌一縣。昔時如索氏輩。名高一時。其地必有珍藏。未可知也。庚子歲。綺村自新疆歸。述其事。與補丈所說無二致。祖絲以爲。先子此說。實爲法人發見燉煌石室之先河。又攷漢書隗帝紀。乾祐元年。雕造周禮儀禮。公羊。

穀梁四經。宋王溥五代會要卷八。周廣德六年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顯德二年雕造經典釋文三十卷。顯德五年。刻易經。失攷。

非爲邪也

祖緜按。近人胡光煒文于二氏所藏漢熹平石經周易殘石校字記。邪作耶。漢人書體例如此。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祖緜按。史記伯夷列傳。同明相照。同類相求。索隱以爲繫辭文。司馬談受易於楊何。意者太史公得其餘緒。

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祖緜按。論衡。初稟。感虛。寒溫。謹告。自然諸篇。屢引此兩句。可證東漢末世。先天後天之說。盛行於世。故王充闢之。虞翻注先天而天不違句。曰乾爲天爲先。大人在乾五。乾五之坤五。天象在先。故先天而天弗違。此以乾爲先天。乾五之坤五。卽乾之大有。卽飛龍在天是也。與說卦傳天地定位一章合。後天而奉天時句。曰奉承行乾三之坤初成震。



震爲後也。震春。兌秋。坎冬。離夏。四時象具。故後天而奉天時。謂承天時行順也。此與說卦傳帝出乎震一章合。先後天之說。不始於陳搏邵子可知也。惜乎李鼎祚集解。索隱一卷已亡。見集解序有索隱一卷否則義益詳盡矣。至近人以先天後天出於道藏。愚欲攷其究竟。閉戶讀道藏四月。藏中易類。爲坊間通行本。如洞真部。戒律。威儀。方法。益以符呪法錄。咸剿襲釋典。其中名著。除老。列。莊。周。淮南。伯陽。抱朴外。怪誕卑陋。嘗謂讀全部道藏。不如讀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二篇。至先天後天之說。道藏中亦以邵子之說爲依歸。詳見拙作先後天釋疑

### 其唯聖人乎 上句

祖絲按。釋文王肅本作愚人。後結始作聖人。合全節觀之。其唯聖人乎重出。其義相反。吳越春秋越王句踐外傳。蠡復爲書遺種曰。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以此推之。似上句宜作其唯愚人乎。下句宜作其唯聖人乎。方合再證之彖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若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則盈之極。非聖人之心也。似宜以王肅本愚入爲善。荀氏作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兩句首尾同。古人亦有此法。

坤十二條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祖繇按惠氏周易述。以利一字爲句。王氏經義述聞。以利冠此兩句。使後人無所適從。古注之可攷者。有馬融。王肅。莊氏。崔憬。均以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釋。不及利也。吳志虞翻傳。仲翔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譚。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今荀氏此注。不可見。集解引虞氏注內有之。足以證明句讀。王氏作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失之。自來注釋。此兩句皆迂瑣而不能通。惟先子最簡而明。見惠氏此注。採鄭氏爻辰。虞氏納甲。王氏經義述聞之均失之。夫爻辰納甲。易之一指也。焉足以概易之全體。虞翻嘗注魏伯陽參同契。今書已佚。釋文易字。引虞翻注參同契云。字從日下月。疑虞氏易中言納甲者。後人將參同契注竄入之爾。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至其道至堅冰也

祖緜按。惠棟周易古義。坤初六象。履霜堅冰。陽始凝也。案文冰當作火。凝當作冰。爾雅釋器云。冰。脂也。郭璞曰。莊子云。肌膚若冰雪。冰雪。脂膏也。孫炎本凝脂。云膏凝曰脂。詩云。膚如凝脂。卽冰脂也。古文尙書亦以冰爲凝。說文云。凝俗冰字。祖緜以爲惠氏非也。爾雅疏其文曰。冰。脂也。釋曰。脂。膏也。一名冰。注莊子至膏也。釋曰。云莊子云。肌膚若冰雪者。此內篇逍遙之言也。案彼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引之者證冰爲脂也。云脂膏也者。孫炎曰。膏凝曰脂。則似脂與膏異。而云脂膏者。以脂有凝有釋對例。卽內則注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散文。則脂膏皆總名也。以此徵孫惠兩說。則有三義。曰膏。曰脂。曰凝。則凝字繫於膏下。而惠氏云。孫炎本凝脂。截去膏字。其私意增損。有如此哉。至古文尙書。惠氏未著篇名。臯陶謨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馬融曰。凝定也。鄭玄曰。成也。若以冰釋。則義不能通。古籍中用凝字者。如本經鼎卦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釋文嚴貌。鄭云。成也。荀子玉制篇。和解調通。好假道人而無所凝止之。楊倞注曰。凝定也。又議兵篇。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矣。下連用凝字十。楊倞注曰。凝

定也。禮記樂記。禮樂負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鄭云注曰。凝。成也。又中庸。故曰苟不至德。至德則不凝焉。鄭玄注曰。凝。成也。又鄉飲酒義。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鄭玄注曰。凝。猶成也。楚辭憂苦。折銳摧矜凝汜濫兮。王逸注曰。凝。止也。素問五常政大論。之見經章其化凝堅。又其氣凝肅。注曰。凝。寒也。之見經章其動漂泄沃涌。其德凝慘寒雩。其變冰雪霜雹。其間文用則凝字甚多凝冰兩句。上下句互見。亦足證易之不誤。在論衡論死篇。水凝爲冰。公羊成十六年。冰者凝陰。素問至真要大論。水凝雨冰。一句而冰凝並見。惠氏將何以釋之。餘如大戴禮曾子天問篇。陽氣勝則散爲雨。陰氣勝則凝爲霜。略舉數事。其文似均不能以冰字釋之者。爾雅冰脂也。在釋器中。明明是器名。故其上文言魚與肉者四。下文言魚肉者四。是以魚與肉易敗。有器曰冰。可以防腐而已。否則冰何必列入釋器中。陳澧東塾讀書記。箕子之明夷一條云。惠氏好改經字。此則改經并改史。而自伸其說。卒之乖舛疊見。豈能掩盡天下之目哉。此陳氏之說是也。先子撰惠棟易漢學正誤。言之頗盡矣。中載

祖繇又按說文火凍也。象水凝之形。凡火之屬皆从火。段氏說文解字注云。冰各本作凝。今正。謂象水初凝之文理也。凝改冰。據惠氏所校本。冰水堅也。段氏盡採惠氏九經古義說。謂易象傳初六不知何大卦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古本當作陰始冰也。至堅火也。釋器冰脂也。孫本冰作凝。按此可證詩膚如火脂。本作冰脂。以冰代火。乃別製凝字。經典凡凝字皆冰之變也。沈濤說文古本攷。濤案初學記卷七地部。御覽六十八地部。引冰水堅也。皆在冰條下。則讀爲履霜堅冰之冰。不作凝字解矣。且火訓爲凍。義近于凝。冰訓水增。卽水澤腹堅之意。不應轉作凝解。竊意火本讀魚陵切。冰本讀筆陵切。凝爲俗火字。非俗冰字。水凝則爲冰正字之會意。自二徐本誤以凝爲俗冰字。遂將二音互易。轉以經典作冰爲非。李少溫深于說文。其名取陽冰不冷之義。不得讀爲陽凝。若謂類書所引誤。火爲冰。則當云冰凍也。可見水堅之字爲堅冰之冰。而非凝凍之凝矣。沈濤之說是也。惜沈氏未見皇明字正爾。字正云。小徐本凝俗冰从疑。古本云。谷冷水冰。从火疑聲。愚以爲字正之言尤精。谷說文蒙水。令誤作俗。非二徐之誤。後人加人旁奪冷水二字。下奪火聲二字。段以爲以雙聲爲聲悖矣。谷冷水冰。初

學記七引韓詩。冰者窮谷陰氣所聚合。並其例。

祖緜又按。初六履霜。今本象傳作履霜堅冰。朱子本義云。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朱子正此句。而不正凝字。彼固知凝字詩書禮記均見。易則三見。清代治漢學者。以爲朱子不知訓詁。豈知清人以漢學自命者。實未有如朱子之博學深思。此固無可諱言者也。讀竣朱子大全。始知朱子治訓詁。登峯造極。其集註引而不發爾。後漢書魯恭傳恭議奏。引故曰履霜堅冰。陰始馴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此四句。漢人已引用之。且魯恭時較魏爲早。朱子依魏志正之。與魯恭傳歧出。馬國翰目耕帖云。坤初六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徐郢周易新義。鄭京周易舉正。並云無堅冰二字。趙汝楳周易輯聞。引郭京說。以爲按此乃舉爻辭以通文義。謂言履霜而遽及堅冰者。霜爲陰凝之極。故言始凝。明堅冰之漸。儻去堅冰二字。但云始凝。則始字無因而發。或者京因魏許芝之對而云爾。卜史一時之言。可據以改經耶。翰案魏志文帝紀。裴松之注太史許芝引易傳曰。聖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己日見。七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明者。下接又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芝所引。蓋易傳。非易文。尤未可據以改經也。愚證之。

魯恭傳。固小象也。淮南子齊俗訓。易曰。履霜堅冰至。鹽鐵論論菑易曰。履霜堅冰至。皆引爻辭者。竝同也。李氏集解。引九家易。亦作履霜堅冰。又至其道。晉書文苑伏滔傳。作致。古通。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祖絛按。先子易解云。直方大三字。史氏徵曰。生物不邪。直也。地體安厚。方也。无所不載。大也。見周易解朱子本義解此。由史氏而來。然未及史氏之精確。其實直方兩字。與大字不相連屬。故小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而不及大也。文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亦不及大字。且坤之爻辭皆叶。初六履霜。六二直方。六三含章。六四括囊。六五黃裳。上六支黃。直方句。大句。荀氏爽曰。大者陽也。頗爲的解。祖絛攷惠氏周易古義。以爲象傳文言。皆不釋大。疑大字衍。誤也。六二陰變陽。荀氏釋大。且謂二應五。五下動之。則應陽出直。布陽于四方。是爲陰變之證。則大爲句。不易之論也。馬國翰目耕帖云。翰案。大字非衍。亦不下屬。當以一字斷句。觀象傳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言大字。文言傳。敬義立而德不孤。承上直方。釋大字之義。另作一解。可見溫公易說。直者言其象。方者言其形。

大者兼形與氣而言。煞爲分明。祖緜以爲溫公之說。卽脫胎史徵之說。以象形與形氣分解三字。總覺似是而非。

### 六三含章可貞

祖緜按。淮南子繆稱訓。引易曰。含章可貞。文選卷五十六。張茂先女史箴注。引周易曰。含章貞吉。以時發也。原文曰可貞。選注曰貞吉。以易理證之。選注誤。因此爻无吉之理。虞翻以坤爲裳。此象蓋取諸下繫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乾爲衣。坤爲裳。坤旣爲裳。選注所引。殊未當也。則男女有別。曰可貞者。服之未偏也。則何以能爲貞吉。

### 坤至柔而動也剛

祖緜按。文選卷五十六。張茂先女史箴注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妻道也。選注割裂經義。兩句雖在一卦。並不聯貫。連則悖矣。

### 臣弑其君

祖緜按。近人胡光燁文于二氏所臧漢熹平石經周易殘石校字記云。釋文。臣弑。式志



反。本或作殺。音同。下同。此作試。與各本異。試弑古通用。洪氏隸釋錄熹平公羊殘碑。何隱爾試也。今本作弑。白虎通引春秋讖曰。弑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間司事可稍稍試之。愚以爲今本作弑。出楊何孟喜家法。史記太史公自叙引易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夕之故也。太史公受易於楊何。漢書藝文志易傳有楊氏二篇。此用弑。可證爲楊氏易也。說文。弑。臣殺君也。易曰。臣弑其君。从殺省。式聲。此孟氏易也。至弑試通用。不獨白虎通誅伐篇言之。如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受命之臣專征云。試。師古曰。試用也。自擅意也。一說試與弑同。謂欲弑君。

### 子弑其父

祖繇按。近人胡光燁文于二氏所藏漢熹平石經周易殘石校字記云。段試爲弑。說見上。

### 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

祖繇按。近人胡光燁文于二氏所藏漢熹平石經周易殘石校字記云。舍之而以下之。下以上。視諸本多而字。

美在其中

祖繇按。漢熹平石經作美在中。無其字。近人胡光燁文于二氏所臧漢熹平石經周易殘石校字記云。王本集解本皆作其中。

而暢於四支

祖繇按。近人胡光燁文于二氏所臧漢熹平石經周易殘石校字記云。暢不作暢。暢。唐以來俗字也。胡氏以爲暢。愚以爲說文部首无由有甲與申。文无此字。暢宜暢。說文暢。不生也。从田易聲。徐氏注云。借爲通暢之暢。今俗別作暢非。段氏以今之暢。蓋卽此字之隸變。詩文茵暢轂。傳曰。暢轂。長轂也。月令命之月曰暢月。注曰。暢充也。蓋音義之相反而相生者也。此言近當。禮記樂記。感條暢之氣。疏。舒也。史記樂書。四暢交于中。正義。通也。司馬相如傳。上暢九垓。集解。達也。淮南子。倣真訓。競暢于宇宙之間。高誘注。通也。風俗通聲音篇。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諸書暢字。皆訓通達。並其例。胡氏以爲唐以來俗字。未免失攷。暢字从田。石若剝蝕。則田字或上出者。恐胡氏有誤耳。若字跡顯明。必爲後人改竄。蒙豈決不如是之妄。

# 新方言雜記

王綸

廣雅釋詁：「斯，分也。」史記河渠書：「乃斯二渠，以引其河。集解引漢書音義云：『斯，分也。』」斯與斯通，今俗語猶呼手裂物爲斯。王念孫說。

廣雅：「剗，剔也。」說文：「銘，髡也。」衆經音義卷十一引通俗文云：「去骨曰剔，去節曰剗。」王念孫曰：「剗與銘同，剔與髡同，凡剔去毛髮爪甲亦謂之剗。」按今俗猶剔剗互用。

廣雅：「翹，舉也。」莊子馬蹄篇云：「齧草飲水，翹足而陸。」玉篇：「蹠，舉足也。」今俗謂舉足猶曰翹足，翹多寫作蹠。江蘇謂跛足曰翹足。

廣雅：「勗，力也。」勗，玉篇音斬，引埤倉云：「勗，多力也。」今北方猶謂力爲勗。釋名云：「筋，斬也。肉中之力，斬固於身形也。」筋與勗聲義亦相近。王念孫說。按今通語均謂力曰勗，不獨北方然也。惟勗多作勁。

廣雅：「炕，乾也。」今徽州謂以火乾物猶曰炕。

廣雅：「塚，乾也。」許勿切。玉篇：「塚，煨也。塚，煨，火煨也。」今黟縣以物置火旁乾之猶

曰燠，讀作燠之入聲。

淮南子主術訓云：「聲者可使嚙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王紹蘭與孫詒讓皆引攷工記弓人「筋欲敝之敝」句，鄭司農注「嚙之當熟。」孫又引賈疏「筋之打嚙，欲得勞敝」謂「嚙筋」為漢時常語，即謂椎打之，使柔熟，以纏弓弩也。今徽州績谿邑人多言而無識，曰「嚙弓筋」亦曰「瞎嚙弓筋」。

廣雅：「掏，搯，扞也。」衆經音義卷七引通俗文云：「搯出曰掏。」潛夫論救邊篇云：「若排棹障風，掏沙雍河。」今俗語猶呼搯取物曰掏，婺源曰搯。

廣雅：「搯，插也。」今通語謂插曰搯，音讀如薦。

周語：「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韋昭注云：「蔑，小也。」蔑與懷同。廣韻：「紉，莫結切，引倉頡篇云：紉，細也。」玉篇：「穢，面小也。」荀子：「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楊倞注云：蒙鳩，鷓鴣也；蒙鳩，猶言蔑雀，蔑蒙語之轉耳。」今通語紉細亦曰蒙細，紉蒙亦一聲之轉耳。

廣雅：「湔，洒也。」說文：「湔，手滌之也。」今黟歙二縣謂以水洗去衣服之污猶曰湔。

廣雅：「沫，洒也。」說文「沫，洒面也。」今皖北謂洗面曰沫面，沫多作抹。

廣雅：「縑，縫也。」今謂補衣曰縑，音讀如聯。

廣雅：「澆，澆也。」說文「澆，浚乾漬米也。」今俗語猶謂澆乾漬米爲澆乾。王念孫說。

廣雅：「摯，固也。」說文作「摯，束也。」今通語謂鬥歐者以手堅持他人猶曰摯，字多

作揪。

廣雅釋詁三：「覈，塞也。」取外切。今通語謂塞曰揣（ $\chi \times \text{ㄉ}$ ），卽覈之轉音。

廣雅釋詁三：「爲，匕也。」方言「楚鄭謂獫狁曰爲，凡狡獪之人多變詐故亦謂之爲也。」

「今通語謂人故施狡獪以挾持他人者曰爲，多書作吡，或作訛，或作譌，均同音通用也。」

廣雅釋詁三：「剝，削也。」今通語謂去生物皮毛曰剝，卽削之引伸義。

廣雅釋詁三：「擣，擊也。」說文「擣，投也。」史記荆軻傳，「引其匕首以擣秦王。」王

念孫曰：「擣，卽今擲字也。」今通語擲音轉鬧（ $\text{ㄨㄞ$ ）。

廣雅釋詁三：「胠，敗也。」王念孫曰：「胠者，玉篇胠。一曷切。肉敗也。胠之言壅遏也。今

俗語猶謂食物壅滯臭敗爲遏矣。」今徽州猶有此語。

廣雅釋詁三：「黷，敗也。」王念孫曰：「今人猶謂物傷溼生斑爲黷聲如梅。物傷溼則敗，故黷又訓爲敗。」今語謂人給人無趣曰黷，觸犯晦氣曰觸黷頭，黷多作霉。

說文：「菱，芰也。」爾雅：「菱，厭揅。」注：俗謂菱角是也。按菱芰轉爲菱角，芰角雙聲相轉。玉篇：「錢，財也。」今吳語謂錢爲田爲連，田連卽端泥之轉。今普通讀錢齒音，錢與田連，卽齒舌之通。

孟子：「蓬蒙學射於羿，」莊子作「蓬蒙。」今俗謂相逢爲碰着，卽逢之古音。

論語：「唯我與爾有是夫。」孟子：「率天下之人而嚮仁義者，必子之言夫。」夫皆用如乎。今松江匣母字又讀入屑，如火讀如撫，花讀如敷，荒讀如方，適得齒音之反。易園師說：無古讀如模。論語：「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注：末，無也。詩：「德音莫逮，筵莫無也。」佛語謂歸依爲南無，或譯作南摩，或作曩謨。曲禮：「毋不敬。」釋文云：古文言母，猶今人言莫也。今俗謂無有爲沒有，皆無之古音。易園師說。

牛普通讀疑：南通廣州讀疑之剛聲。或有讀油者，則轉入喻母。易園師說。

說文：「真，僂人變形而登天也。」側鄰切，真韻。今黔縣凡「真」韻字均讀「支」韻，真支

對轉，乃由陽聲而變爲陰聲也。

說文：「窗，本作囪，在牆曰牖，在戶曰囪，或作窗。从宀，蔥聲。」楊慎曰：「今俗呼煙突窗猶曰煙窗。」蓋窗古合口讀音蔥，今普通音讀開口楚江切，今黔縣讀窗曰聰，猶古音也。

說文：「茶，苦茶也。从艸，余聲。徐鉉曰：即今之茶字。」宋魏了翁邛州先茶記曰：「茶之始，其字爲荼。春秋書齊荼。漢志書茶陵之類。陸顏諸人雖已轉入麻韻而未敢輒易字文也。若爾雅，若本草猶从艸从余，而徐鼎臣訓茶猶曰即今之茶也。惟自陸羽茶經盧仝茶歌，趙贊茶禁以後，則遂易荼爲茶，而謂荼爲茅秀爲苦菜，終無有命茶爲茶者矣。今湖南長沙府茶陵州，字竟作茶，讀爲宅加切，不知有塗音矣。」按塗即茶，撮口音之變，古知端二母通，故爲塗音也。今俗謂塗朱傅粉之塗爲搽，亦此例也。茶開口讀宅加切，或合口讀入歌韻，今普通音皆爾。易園師說。

說文：「更，改也。古行切。」古讀開口古耶切。焦仲卿詩：「中有雙飛鳥，自名爲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傍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更」正讀古耶切。今普通音讀齊齒古行切，惟祁門讀古耶切，猶存古音之舊。

說文：「曼，入水有所取也。从又在回下，回古文回，淵水也。」書傳多借沒爲之。今黔俗謂之鑽水覺，覺卽曼之轉音。

說文：「萼，艸木華也。况于切。萼，榮也，戶瓜切。」萼萼同字而說解不同。爾雅：「華，莠也。」郭璞曰：江東呼華爲萼，音敷。今按：萼撮口讀況于切音呼，又音敷。詩桃夭首章，「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家古讀姑與華爲韻。山有扶蘇首章，「有山扶蘇，濕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蓋開口讀呼瓜切則入麻，撮口讀則入魚，合口則讀入歌，皆音性變化之自然者也。今松江人讀華爲敷，猶存古音之舊，今俗字作花，蓋起於北朝。易師說：玉篇：「鷓，鷓雀也。」亦通作機。方言：桑飛，自關而西或謂之機。注云：「卽鷓也。」按鷓雀機爵，皆字異音同，今機爵轉爲麻雀，機麻一音之轉。黔縣謂麻雀曰「ㄨㄣ」，亦鷓雀二字之轉音。

易良象傳：「艮其限，危薰心也；艮其身，止諸躬也；艮其輔，以正中也；敦困之吉，以厚終也。」古讀心如松，與躬中終諸字爲韻。今廣州人猶讀心爲松，侵東旁轉。齊齒讀侵，合口讀東也。



詩皇矣七章：「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後漢書伏湛傳引作「同爾弟兄。」今軍人相謂爲弟兄，蓋本於此。

說文：「它，虫也。本作它，从虫而長，上古艸居慮它，故相問無它乎？」無它今作無他，吳語謂無爲唔，（鼻音）謂蛇爲哈（讀若少），謂無他爲唔哈，猶古之言無它也。

說文：「忝，辭之必然也。徐鍇曰：言之助也，指事。篆作忝。今文作忝，通作爾。忝，汝也。爾而忝，通稱人曰忝。忍止切。」通雅：「爾，汝而若，乃一聲之轉，爾又爲爾。爾又作你，俗書作你。」按今之稱你，實忝之古音，柔聲爲你，陽聲爲汝，爲若爲而爲乃，古音皆舌頭泥母，爾汝若而今普通讀捲舌日母，吳音則讀汝若入齒音審母，惟吳稱儂稱乃，猶古音之遺。易師說。

古讀之如的，今人語凡之皆謂之的，蓋古音，今江西撫州人讀論語「知之爲知之」讀低低爲低低。廈門亦讀知爲低（三），讀的之平聲。

說文：「哉，言之閒也。」徐灝曰：「言之閒者，語少駐也。」玉篇：「哉，語助。」通俗編：「哉，止語辭。吳俗謂事已然曰哉。」按詩國風氓，思哉同叶，君子于役，期哉埭來，思同叶。哉，古音均讀茲，哉茲同紐同部。今婺源止語詞，均用茲，如來了曰來茲，吃了曰吃茲，茲卽哉之古

音，亦猶吳語之呼曰來哉吃哉也。

說文新附，「譜，籍錄也。博古切。」博雅，「譜，牒也。」玉篇，「譜，布魯切，屬也，牒也。布列見其事也。」畢沅曰：「譜古蓋祇作表，古音讀表音如補。」按今人謂結拜昆弟曰把兄弟，餘姚謂乾爹曰寄把爹，把即譜之音變。

說文：「伾，大腹也，从人工聲，讀若紅。戶工切。」玉篇同。廣韻：「身肥大也。」朱駿聲曰：「字亦作肛，作降，作胖。」按廣韻：「胖，匹江切。肛，脹大兒。」今俗稱人肥盛曰胖，字作胖。按胖，說文：「牛體也，一曰廣肉。」胖與肱形近，故世人以胖當之，其實非也。

爾雅：「差，擇也。」詩國風東門之枌，穀旦于差。小雅吉日，既差我馬。鄭箋曰：差，擇也。今安徽休黟二縣，謂東擇曰差。通語則曰簡，音讀如弓。

廣韻：「屎，苦減切，牖也。一曰，小戶。」衆經音義云：「屎，又作椽，同戶減反。」通俗文：「小戶曰屎。」字書：「屎，窗也。」按屎，說文以爲古文戶，从木，王筠疑是許說，說誤，後人見其在戶下，遂命爲戶之古文，其說是也。又，集韻：「窗，廣韻窗扇，敲盍切。集韻客扇謂之窗。今歙縣績溪呼窗戶曰屎窗，祁門曰窗屎，黟縣曰屎窗，休寧曰屎，正讀苦減切。浙江黃巖曰窗窗，窗音轉。」

如槌。

禮月令：「天子居青陽左个。」鄭注曰：「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呂氏春秋孟春篇：「天子居青陽左个。」高注曰：「左右房謂之个，个猶隔也。」案个亦與介同，介之言界也，限也，故个可訓為偏，為隔。今徽州謂廂房曰个廂。

說文：「椎，擊也。齊謂之終葵，直追切。」今通語謂打人曰椎，俗作槌。

說文：「譟，痛怨也。」方言：「譟，痛也。」郭璞曰：「謗譟怨痛也，亦音讀。」漢書五行志：「作事不時怨譟動於民。」顏師古注云：「譟，痛怨之言也。」今常州謂恨曰譟，音如毒。

方言：「譟，大譟也。」今安慶桐城謂詈人曰譟，音謂若宣，正作火袁切。

方言：「僂，倦也。」廣雅：「僂，勞也。」說文：「僂，勞也。」僂其虐切。段玉裁曰：「僂，倦即僂倦，僂僂音義皆同。」玉篇：「僂，疲力也。」朱駿聲曰：「僂字當為僂之或體。」今休歙黟鄜各縣，謂疲極曰好僂，僂音轉如抑，為勝部通轉。

方言：「度，僂慧也。」荀子非相篇：「鄉曲之僂子。」楊倞注云：「方言：僂，疾也。又曰：慧也，與喜而翻義同，輕薄巧慧之子也。」則安徽蕪湖謂人結慧曰度，音讀如僂。

曠。

集韻：曠，日光盛也。力制切。今歙縣謂日光燦人曰赤曠。今通語謂人凶惡亦曰惡曠。

廣韻：「颺，風兒。於九切。」今通語謂微風着體曰風颺。

說文：「窞，坎中小坎也。易曰：入於坎窞。徒感切。」今休黠謂水滴地成凹者曰水窞，採

石之洞曰石窞，字作宕。說文：「宕，洞室。」謂石室空洞也。

說文：「汪，池也。」通俗文曰：「停水曰汪。」段玉裁曰：「今俗語謂小水聚曰汪。」今通

語謂水底曰水汪。

說文：「隴，小障也。一曰，庫城也。安古切。」字亦作塢，作塢。上林賦：「阜陵別隴。」郭注：水

中山也。」今休黠謂山奧中曰山隴。

爾雅：「楣，謂之梁。郭璞曰：門戶上橫梁。」郝懿行曰：「今登萊謂之門梁，江浙謂之門

龍。」按門即楣之聲轉。

集韻：「焮，火氣也。房尤切。」今通語已燼之炭曰焮炭，音讀如麩。續溪謂炭曰麩煤。

廣韻：「觶，屋角。觶上同，女角切。」世說新語曰：「輕在角觶中，為人作議論。」段玉裁

曰：「角觶，方俗語言也。」今蘇州及安徽休歙績三縣，謂屋角曰角觶，觶音轉如落。惟黟祁曰觶裏，音讀如了么。古娘日歸泥。觶讀如落，如了么，即娘紐歸泥紐也。

說文：「彤，罪不至髡也，耐或从寸，奴代切。」徐鍇曰：「但髡其頰毛而已。」今休歙二縣謂婦女用綫絞面曰彤面。休寧彤讀如了么。

桁，下浪切。古樂府，還視桁上無懸衣。杜甫詩，「翡翠鳴衣桁。」今休歙謂曬衣竹竿曰竹桁。黟縣曰桁竿。

說文：「覓，突前也，莫紅莫沃二切。」今杭州謂事不詳審徑前曰莽撞，莽應作覓。安徽蕪湖謂人莽撞曰覓，正从莫紅切。

廣雅：「豐裂也。」方言：「秦晉器破而未離謂之豐。」文運切。釋文音問。今安慶桐城休黟四縣，謂瓷器損傷具裂痕者曰豐。讀如蜜之陰平。歙縣則曰命，皆問之重唇音也。

說文：「整，引擊也，張流切。」今北平安慶謂擊人曰奏人，奏即整字。今山東及安徽蕪湖則曰坐（下已），整，奏，坐，皆一音之轉。

說文：「敵，醜也，讀曰躒。七宿切。」今杭州謂人前倨後恭及不豪爽曰敵胎兒，敵今多

作會。

說文：燬，下擊上也。知朕切。一作抗。說文：「抗，深擊也。」廣雅：「燬，禁也。」玉篇：「治也。」今北平謂禁治人曰燬。

說文：「澗，冷寒也。七定切。」段玉裁曰：「今吳俗謂冷物附他物其語如鄭國之鄭，卽澗字也。」今通語曰冷澗澗，澗多作清。清，眼也，無冷寒意。

說文：「般，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殳，殳，令舟旋者也。薄官切。」今蘇州謂旋舟曰扳梢，扳卽般字音變。

說文：「覲，暫見也。必忍切。」錢坫曰：今吳人語云，覲面聲近匹，卽此字。按今杭州亦有覲面相衝語。

說文：「糞，棄除也。方問切。」今俗作糞。正字通謂今農夫呼糞曰本，以其能雍培禾本也。按此說非也。今安徽黟縣呼糞爲本之上聲，蓋讀糞之重唇音也。

玉篇：「醜，面白兒。力小切。」今杭州謂人面色淡白而有病容者曰白醜醜。  
說文：「袞，炮肉以微火溫肉也。烏痕切。」段玉裁曰：「微火溫肉所謂魚也。今俗譌或

曰烏，或曰燬，或曰炳，皆此字之雙聲疊韻耳。按今寧波謂燬曰烏，婺源亦有此語。

說文：「怯，多畏也。去劫切。怯，杜林說，怯从心。」今徽州謂畏懼曰怯嚇，怯音轉如恰（  
〈一Y〉）績溪則轉如〈一己〉。或曰插嚇，則舌音入齒也。

說文：「颿，馬疾步也。符嚴切。臣鉉等曰：舟船之颿，本用此字，今別作帆，非是。」按帆字見於釋名。釋名：「帆，汎也。隨風張幔曰帆，使舟疾汎汎然也。」今南方通謂帆曰篷，讀帆之重層音。

說文：「震，劈歷振物者。」劈下曰：「破也。」爾雅：「疾雷爲霆，注謂霹靂。」釋名：「霹靂，辟析，所歷皆破析也。」今徽州打雷曰打迫（Pe）拉（La），迫拉即劈歷一音之轉。

說文：「鹽，鹹也。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困學紀聞引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瞿子。又曰：宿沙瞿子善煮鹽，使煮積沙，雖十宿沙，不能得也。」水經涑水注：「沈沙煮海謂之鹽。」今安徽歙縣謂鹽曰海沙。

說文：「屍，髀也。徒魂切。」髀下曰：「股也。」玉篇曰：「今俗連言之曰髀股。」廣雅釋詁：「屍，微也。按猶尾也。」今徽州呼尾前竅曰髀股，屍音轉如篤。又謂物之極底者曰屍底。

說文：「滿，沒也。从水甚聲。宅減切。」玉篇直林切。今經典滿沒多作沈。今蘇州謂人溺死曰滿殺，滿音讀如甚，正从甚聲也。惠棟曰：「甚，古滿字。」

說文：「缺，器破也。」五音篇海：「缺，少也。」今寧波謂少曰缺。

方言：「凡取物而逆謂之篡。」爾雅：「篡，取也。」說文：「取，初宦切。通語謂以計奪取人財物猶曰謀篡，曰篡通，曰篡取，俗作串。串實遺字。說文：「習也。」無篡取意。今紹興謂拾取曰篡，音正如饌。

說文：「齧，齒相切也。胡介切。」玉篇：「齧，切齒怒也。」方言：「小怒曰齧。郭璞曰：言齧齧也。」今歙縣謂夜寐切齒作聲曰齧牙齒，齧音讀如介。正从介聲也。集韻：「齧，渠介切，音械，睡中切齒聲，作齧亦通。

方言：「握，拔也。郭璞曰：今呼拔草心爲握，烏拔切。」今農人拔草猶曰握草。俗作竈。竈，空大也，無拔意。

方言：「斂，郭璞曰：今連枷所以打穀者。」說文：「拂，擊禾連枷也。枷，拂也。」釋名：「枷，加也，加杖於柄頭以搗穗而出其穀也。或曰：羅枷三杖而用之也。」今歙縣曰掠枷，掠羅連



俱一音之轉。

方言：「蝙蝠自關而東謂之服翼，或謂之飛鼠，或謂之老鼠，或謂之僂鼠。自關而西秦隴之間謂之蝙蝠，北燕謂之蠟蠅。」今黔婺二縣謂蝙蝠猶曰蝙蝠服翼，服讀古音逼，績溪則曰天星老鼠。

方言：「刺船謂之檣，音高維之謂之鼎，僞謂之抗，抗不安也。」今休寧謂以檣插入船首之洞內以維舟曰下鼎，鼎通作椗。船行不安曰抗，抗讀如×\。

說文：「眨，動目也。側洽切。」集韻：「眨，或从夾作眈。一切經音義卷十一云：眨通俗文作瞠。字苑作眨，同莊狹切，目數開閉也。」今杭州及徽州謂目開閉曰眨眼，眨讀如札，正从莊狹切。

爾雅：「昆，後也。郭璞曰：謂先後，方俗語。」今浙江黃巖謂後頭後來曰後昆。

說文：「忖，度也。」玉篇：「思也。倉本切。」詩小雅：「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寧波謂想曰忖。安徽婺源東鄉溪頭謂事之欲考量者曰忖忖看。

說文：「幽，隱也。」爾雅：「幽，微也。郭璞曰：微謂逃藏也。左傳曰：其徒微之是也。」今寧

波謂餘曰幽過。

爾雅：「幾，汽也。音祈，渠稀切。郭璞曰：謂相摩近。」孫炎云：「汽，近也。」詩大雅民勞云：「汽可小康。鄭箋云：汽，幾也，反覆相翻，故汽得為幾也。」爾雅：「幾，近也。」說文：「微也。」

今浙江黃巖謂幾乎曰欠欠，欠即幾之轉音，幾欠同紐雙聲，幾欠則旁紐雙聲相轉。

爾雅：「嘉，善也，又美也。」郝懿行曰：「美善義同，通作賀。觀禮云：予一人嘉之。鄭注：嘉之者，美之辭也。今文嘉作賀。按今東齊里語，美辭亦曰嘉賀，蓋古之遺言也。嘉賀俱從加聲，古讀嘉如柯，音轉為何，何賀音同，故嘉賀通矣。」

爾雅：「憐，愛也。」說文憐哀也。方言云：愛也。又云：「憐，通語也。」按以哀愛為憐，古今方俗通語。今登州人謂相閱念曰憐憐憐，讀憐為蘭，蘭憐語有輕重，實一聲也。郝懿行說。

集韻：「漉水貌，」或作漏，呼骨切。爾雅：「漏，治也。」今蘇州謂澡身曰漉浴，漉音讀如厂么之入聲，漉浴即治浴也。常熟曰落浴。

方言：「張，整立也。」今丹陽謂立為張，音如村。

(未完)

# 呂氏春秋佚文輯校

蔣維喬 楊寬  
沈延國 趙善詒

呂氏春秋，漢志著錄二十六篇，所屬今玉海云凡百六十篇，今書卷篇皆正合。惟入覽，覽各八篇，今有始覽止七篇，當有錯脫也。高誘序謂此書「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則東漢已無完本。劉師培對補自序學編稱有輯佚綴卷末，其書今未刊，不知其搜獲何如也。余等校理此書久，既考覈疏證，作彙校若干卷，又集解若干卷，並網羅蒐輯，為此佚文輯校一卷。其脫句，則循文補入，詳彙校，此不具，昔人歎校書如掃落葉，而輯佚實尤難，古人引書用意，文多出入，偶不經意，即將異文誤輯，其難一；注家引書倉卒，名或誤錄，苟不甄別，必致真偽相混，其難二。前賢輯佚，俱不免此病，余等披覽略周，雖嘗三致其意，未知尙有疏謬否耶？世有達者，幸補正之。

吳起行，治要御覽四八九九又六二魏武侯自送之西河，御覽四八九九引類聚二九無自西河而與起辭，御覽四八九九引類聚二九及治要無「先生將何以治西河？」治要御覽四八九九又六二對曰：「以忠以信，治要御覽四八九九又六二以勇以敢。」治要御覽四八九九又六二

四御八覽六二五引以御義 武侯曰：「安忠。」曰：「忠君。」注：勇於「安信。」曰：「信民。」注：信於

「民」安勇？曰：「勇去不肖也。」注：勇於「安敢。」曰：「敢用賢。」注：用賢武侯曰：「四者

足矣。」治要御覽四八引請以四者待先生！御覽六

謹按：此節治要次於驕恣篇下，疑似篇上。譚氏戒甫遺誼處之觀表篇，云：「疑本佚去，

校者因抄前長見篇吳起之事以補之耳。」或未當也。觀表篇云：「故聖人於事志焉，

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與長見篇云：「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

歲也。」旨義相同，本可同引一事，如論大與務大同引「燕雀爭善」事，謹聽與觀世同

引「文王得太公」事，皆其例。且此事言忠信勇敢，與觀表之義相違也。此疑開春論

察賢篇佚文，今察賢篇文特短，察賢篇引「宓子賤治單父」事，亦見說苑政理篇，今

此「魏武侯問政於吳起」事，與說苑政理篇「董安于治晉問政於蹇老」事相類，

而所論固在用賢去不肖也。

禹娶塗山氏女，王逸楚辭注：水經注：夏后氏注：禹娶于塗山。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越四

辰而復往治水。路史注：四日復注：吳越春

謹按：此言「不以私害公」，當貴公篇或去私篇之佚文；去私篇論堯論舜而不及禹，疑去私篇之文也。

史台問申向曰：「吾所患者不知賢。」申向曰：「人之患，不在乎不信賢，而在乎不誠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言行相反，而欲賢者用，不肖者廢，不亦難乎？人主誠用賢，則境內賢者出矣！天下賢者至矣！」○御覽四

謹按：申向之名，僅見審應篇「公子沓相周申向說之而戰」，高注云：「申向，周人，不害之族也。」除此，他無所見。此節言「言行相反」，與淫辭篇云「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一語相應。又與應言篇「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兵」意相若。疑是二篇之佚也。

舜登爲天子，大人反踵，皆被其澤。李善注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引

謹按：此節文義，與慎大篇云「舜之耕漁……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載說」相似。其下二句，或卽此篇佚文。

先王用非其有，如己之有，通乎君道者也。君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無能，故能

使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也；無智，無能，無爲，此君之所執。御覽六二〇引。

謹按：此節疑君守篇佚文。

管仲與鮑叔同賈南陽，及分財利而管仲嘗欺鮑叔，多自取，鮑叔知其有母而貧，不以爲貪也。史記管晏列傳案懸引。

謹按：史記管晏列傳云：「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買，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劉向上管子表亦云：「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貧也。」列子力命篇云：「管子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買，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疑皆本此文。

世有與主之士也。李善注文選李源遠逐命論引。

人之有民，如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順案八八引。

謹按：「人」字當譌，疑是「國」字。

風乎其高無極。李善注文選管子疏詩第二首引。

風伯名飛廉。白帖二引。懸案曰：飛廉，祖。補注引作「風伯曰飛廉」。

屏翳兩師。一過雅二

秦賢者稽黃。廣韻上十二齊

大喪用琮。御七覽八

成功用璋。御七覽八

戰鬪用琥。御七覽八

衛大夫鄆子士。玉海章氏

齊有顏觸。集韻入聲

謹按：顏觸見齊策四。

黃帝建五官以人立。玉海引一

夫萬物成則毀，合則離，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李善注先嚴錄詩士衡

謹按：離合之義，見呂覽者三。誣徒篇云：「離則不能合，合則弗能離。」言師徒之相處

也。大樂篇云：「離則復合，合則復離。」言天理之循環也。必己篇云：「若夫萬物之情，

人倫之傳則不然。成則毀，大則衰，廉則剝，合則離，愛則墮，多智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

必。『言世事之消長也。此節與大樂篇所言近，疑即此篇之脫佚，惟今本文多四字句，辭順義顯，不似有奪，則或已為後人改竄，抑選注之誤引耶？』

陽門介夫 廣韻上平二十  
三竟門下引。

謹按：陽門介夫，今呂覽無。禮記檀弓云：『陽門之介夫死。』並見孔子家語曲禮子貢問。

陽阿古樂 李善注吳  
都賦引。

謹按：陽阿之為古樂名，見淮南俶真篇。俶真篇「足蹠陽阿之舞」高注云：『陽阿古之名倡也。』不知其誤引，抑呂氏亦有此文。

長廬子曰 御覽三  
七引。『山丘河海 書鈔一五七引御  
覽三七丘作邑。水金石火木 御覽三七引書鈔一  
五七作金石水火。此積形而成乎地也。』 御覽三七引書鈔  
一五七引也作者。

謹按：漢書藝文志道家有長廬子九篇，注云：『楚人。』劉向上荀卿子表曰：『楚有尸子長廬子芋子皆著書。』廬廬古通，此節呂覽，今本無，而列子天端篇云：『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



金石也，水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列子襲羣書而成，不知類書誤引，抑呂覽本亦有此文而列子襲之也。』

禹年三十未娶，書鈔一〇六御覽八二又五七有行塗山，御覽五七一引御覽八恐時暮失

制，路史注引御覽八二失制日暮曰：『娶必有應。』路史注引御覽五七一乃有白狐九尾

而造禹，路史注引御覽五七一禹曰：『白者，吾服也；御覽五七一引路九尾者，陽數也。

一路史注引御覽五七一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家成室，我都彼昌。』禹因娶

塗山女。書鈔一〇六御覽五七一引御覽八二

謹按音初篇僅云：『禹行功，見塗山之女。』未有白狐九尾之說。孔廣陶校書鈔云：『

考御覽九〇九引吳越春秋，與此文亦同，惟『成家』句作『成子家室』。今吳越春秋

越王無余外傳云：『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

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

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我家嘉夷，來賓爲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

茲則行。』明矣哉！因取塗山，謂之女嬌，『與此絕類，疑是誤引。』

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李善注文選卷八

謹按：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梁玉繩校補曰：「選注

兩引呂氏，一作七年，一作五年。」此作七年者，疑非呂氏文。湯旱本有七年五年二說，

論衡感虛篇云：「書傳言湯遭七年旱，或言五年。」呂氏既主五年說，當不更有七年

說也。淮南主術篇云：「湯之時七年旱。」文選思立賦注引淮南云：「湯時大旱七年，

卜用人祝天。」說苑君道篇云：「湯之時大旱七年，維圻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

三足鼎祝山川。」此選注引，疑亦誤引說苑文。御覽八三引帝王世紀亦曰：「湯自伐

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

月羣陰之宗，月毀則魚腦滅。御覽四引

謹按：精通篇云：「月也者，羣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

與此旨義相同，辭復相類。御覽四，此二條並引，疑非異文，亦非佚文也。淮南天文篇

云：「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滅，月死而羸蝮焦。」與此正同，是亦誤引。

季秋之月，招搖指戌。李善注文選卷八

謹按：此爲淮南時則篇文，選注誤引。

欲鳥者先樹木。八類聚八引。

謹按：此語見淮南說山篇，疑是誤引。

精神勞則越。注：越，散也。李善注文選：枚乘七發引。

謹按：此文及注，均見淮南主術篇，誤引無疑。

堯使后稷爲大由。注：大由，大農也。丹鉛總錄引。

謹按：淮南齊俗篇云：「堯之治天下也，…后稷爲大田。」管子亦有此文，丹鉛乃誤引。

秦滅六國，自以爲獲水德之瑞，遂改河名之德水。白帖六引。

謹按：史記封禪書云：「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馬，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

「與此相類。觀此文語氣，亦不似秦人所作，非呂氏文也。」

白龍化爲魚，豫且射中左目。白帖九五引。

謹按：此事未見今呂覽。說苑正諫篇云：「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疑亦誤引說苑文也。」

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疑亦誤引說苑文也。

孔子侯子貢久而不至，謂弟子占之，遇鼎，皆曰折足，賜不來。顏淵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也，無足，乘舟無至。」子貢朝至。詳見孔子

謹按：此疑誤引。書鈔一三七引韓詩外傳曰：「孔子使子貢適齊，久而未回，孔子占之，遇鼎，謂弟子曰：『占之遇鼎，無足而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也何哂？」曰：「回謂賜必來。」孔子曰：「如何？」對曰：「卜而鼎無足，必乘舟而來矣。」賜果至。」與此絕類。然則此或韓詩外傳之佚也。

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婆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而使執燭放乎日，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爲解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室，鄰之婆婦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起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嫗不遠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者也。」詳見孔子

謹按此節疑亦誤引。魯人以下，與孔子家語好生解相類，惟字句間頗有出入。後漢書崔駰傳注引韓詩外傳曰：「魯有男子獨處，夜暴風雨至，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與此甚同。疑此亦韓詩外傳之佚也。

楚人卞和抱玉璞事，見國語及呂氏春秋。史記魯仲連傳索隱

謹按卞和獻玉事，見新序等書，今呂覽無之。

論語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案呂氏春秋所載云云。史記通鑑

謹按太伯事，今呂氏春秋未見，而吳越春秋吳太伯傳有之，此傳寫譌也。浦起龍通釋曰：「按此句定誤，嘗取書所謂十二紀八覽六論縱觀之，無一語及太伯事者，試抽吳越春秋覆之，乃遇其文。」

### 逸周書時訓呂覽十二紀禮記月令淮南時則異文箋自序

沈延國

逸周書時訓解。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記月令篇。及淮南時則訓。猶其要旨。皆紀十二月政之所行也。始於周書之月令。久佚不可考。迨秦呂不韋集諸儒士。遂纂十二紀。至於月令時則。又爲漢儒據呂覽刪合而成。蔡伯喈王肅。以月令爲周公作。但其中官名時事。皆不合周法。非周公之作。可爲明證。逸周書月令解。疑與呂覽月令及淮南不合。篇佚失考。惟時訓解存。雖多錯簡。按逸周書闕月令解等十一篇。李壽跋逸周書。已有脫爛難讀之語。則宋本已然。亦可校三書之失。逸周書淺人誤爲汲冢書。實孔子論百篇之餘。春秋間物也。特戰國以後。輾轉附益。故其言駁雜。漢書藝文志所謂周書七十一篇是也。以此證之。周書最先。呂覽次之。禮記月令篇。爲漢禮家好事者所抄合。（鄭氏玄說）與呂覽間有異同。及淮南時則訓。頗多更定其辭也。鄭氏玄注月令。往往引今月令以校之。孔氏穎達以爲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則呂覽是也。然以今月令正呂覽。亦不盡合。有以古月令爲明堂月令。（許氏說文引數條）今月令謂後漢所行之月令。（桂氏馥札璞云。自劉歆作三統曆。改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後漢遂有改定月令。所謂今月令也。）有以說文所引之明堂月令。即鄭所謂今月令。證以他書。皆未當也。今撰異文箋二卷。七十二候表解一卷。（集吳澄曹仁虎俞樾羅以智嚴可均諸家之說。而考訂之。）校讎異文。辨其流別。（旁證夏小正。通卦驗。及古籍類書徵引。）惟東漢以後。即有脫誤。復經後人竄易。或以月令誤入呂覽。或以呂覽錯入月令。或注文攬入正文。疆相附會。抵牾本義。失其旨趣。非互勘莫克正其譌。又萃諸家之言。取其精審。說或未達。致諸書以匡之。蓋冀補缺於萬一也。

## 王有五門二朝考

馬宗彞

周禮秋官朝士注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後鄭說天子門數與先鄭同。而謂庫門在雉門外則異。說外內朝亦與先鄭同。而謂皋門內庫門外又別有外朝則異。孫詒讓於五門二朝之說咸謂後鄭爲是。宗彞嘗以經傳考之則謂先鄭爲是也。今疏之如下。

知外曰皋門者。詩絲傳王之郭門曰皋門。說文郭郭也。周書作維云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二里。孟子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公羊傳亦云郭者城外大郭也。則郭在城之外大於城者也。郭門曰皋門。則出郭門之外卽爲郊矣。小戴記月令九門磔禳。呂氏春秋高誘注之云。三方九門。王居闕堂禮。季春出疫於郊。是郭四方亦十二門也。由上言之則郭之正南方之門爲皋門。管子度城篇云內爲之城。外爲之郭。則先鄭外曰皋門卽指目郭門灼然至明。崔靈恩謂王宮之外門曰皋門。引說見王澤宮室是亦不諦之說。孫氏詒讓謂毛傳與闕堂位不合。不知闕堂位本多附會之說。原未可用爲典據也。

知二曰雉門者。雉者城度也。左氏傳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周禮考工記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是雉爲城度之徵。雉古音如夷。故春秋傳曰五雉者夷民者也。辛夷亦作新雉。是雉夷音同。太史公曰夷門者城東門也。是戰國時城門尙有以雉爲名者矣。則雉門城門無疑也。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說文鞅字云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鞅。是古今說皆謂諸侯之城闕南方也。闕南方者其形曲也。說文囷象器曲受物之形。意者諸侯城如曲字之形乎。周禮小胥職云王宮縣。諸侯軒縣。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軒縣三面其形曲。玄謂軒縣去南面辟王也。是缺南方者其形曲也。缺南方故三門惟天子周城。故有郭門又有城門矣。城在郭內。故先鄭云二曰雉門。

知三曰庫門者。小戴記郊特性云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宮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鄭注云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蔡邕獨斷云宗廟皆在庫門之內。漢書韋玄成傳議云廟在大門之內。則庫門卽王宮之大門也。書顧命諸侯出廟門侯。王出在應門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



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出廟門。入應門。則應門在廟門外。而庫門又在廟門外。故先鄭云三日庫門。焦循據明堂位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郊特牲獻命庫門。鄭注庫或爲廢。以爲當鄭時字已譌誤。爲庫爲廢已不可辨。遂謂天子無庫雉。不知周書作雉。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應門庫臺。則天子有庫門明矣。何以爲誤也。

知四曰應門者。爾雅釋宮正門謂之應門。絲傳王之正門曰應門。崔靈恩云應門謂應接諸侯羣臣常在此門之內也。以顧命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朝士職外朝有孤卿大夫位焉。公侯伯子男位焉。三公位焉。則應門者。誼如崔說矣。孔廣森曰。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春秋經書雉門及兩觀。災魯之兩觀於雉。知王之兩觀當於應。孫詒讓謂應門爲正門。故特設兩觀。其餘四門並爲臺門一觀。今北平故宮午門有東西兩闕。俗評曰午朝門。皇帝御門在午門內之乾清門。事與應門爲正門而應門內爲外朝正同。此當是古今相沿未變者也。書孔穎達疏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故先鄭曰四曰應門。

知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者。考工記匠人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鄭注路門者大寢之門。

賈公彥疏闕人注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云。言路門者路大也。人君所居皆曰路以大爲名。言畢門者從外而入爲終畢。顧命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孔安國傳路寢門一曰畢門。孔穎達疏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卽是路寢之門。一曰畢門。此常是相傳古義。故先鄭云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

知外朝在路門外者。朝士職掌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此天子外朝之朝位也。孫詒讓謂此與小司寇之職三詢之朝位同。與司士職治朝之朝位異。宗彙按孫氏謂小司寇司士二職所言之朝位皆外朝也。皆同也。小司寇之職云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北面。羣臣東面。羣吏西面。與朝士職所列舉之位同。若司士職所列舉之位雖有小異。而其爲外朝則同也。司士職云正朝儀之位。辯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太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鄭注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

孫詒讓云此亦天子治朝之朝位也。宗彜謂此亦外朝也。小戴記文王世子云。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鄭注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司士亦司馬之屬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也。此司士所掌爲外朝之明文。夫其列位雖無諸侯。而其地則外朝之地也。卽經文言之。云在路門之左南面。在路門之右南面。王還揖門左揖門右。是朝位在路門之外也。路門之外一夫之地。是安得有二朝哉。云王還入內朝皆退。則在路外之朝位。非內朝。乃外朝也。而朝位與朝士小司寇不同者。以同一外朝。有諸侯在列則如朝士之法。無諸侯在列則如司士之法。有萬民在列則如小司寇之法故耳。由顧命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言之。是應門內路門外之外朝可朝諸侯。與朝士外朝之位合。故先鄭云外朝在路門外。後鄭朝士注又謂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與字以疑。是後鄭亦不能確指其地矣。金鷄已非之。以文王世子鄭注言之。鄭意亦謂司士所職之朝爲外朝矣。外朝亦曰治朝。周禮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卿大夫羣吏之位。鄭注云治朝在路門之外。其位司士掌焉。是治朝卽外朝也。國語魯語云。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是天子祇有內外二朝。而外朝治民事。故亦云治朝耳。不得有二地也。

何後儒紛紜之甚也。

知內朝在路門之內者。司士言外朝在路門之外而云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太僕前。王入內朝皆退。鄭注云王入路門也是內朝在路門之內也。故先鄭云內朝在路門之內。內朝亦曰燕朝。太僕職云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鄭注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圖宗人之嘉事。燕朝在路寢庭。是卽所謂內朝矣。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內朝。鄭注云內朝路寢庭。則後鄭亦謂燕朝內朝是一矣。內朝亦曰寢庭。左氏傳成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其事正於司士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太僕前王入於內朝相同。是天子諸侯止有內外二朝無疑。內朝一名燕朝。猶外朝或名治朝矣。則謂燕朝內朝爲二地之說非矣。又外朝內朝皆無堂。說文廷朝中也。聘禮夕幣。使者朝服帥衆介夕。管人布幕於寢門外。鄭注云管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布幕以承幣。寢門外朝也。朝可布幕。是內朝無堂也。司士職云王族敬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小戴記曾子問諸侯禮見雨露服失容則廢。云在門左右。云雨露服。是外朝無堂也。外朝以門表地。小戴記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釋宮門屏之間謂之宁。李巡曰門屏之間謂正

門內兩塾間名曰宇。與書言王出在應門之內合。書又子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是外朝之位。在應門之內也。內朝以庭表地。釋宮又云兩階間謂之鄉。郭璞云人君南鄉。當階間。釋宮又云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郭璞云羣臣之列位也。說文位立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金鶚云凡言庭皆廟寢堂下。郝懿行謂中庭之左右必內朝。是內朝之位。在路門內之中庭也。由外朝以門表地。內朝以庭表地言之。是可徵外朝內朝皆無堂矣。夫內朝之與燕朝。外朝之與治朝。其地祇一。而名有異者。是所從言之異路耳。卽經傳會而觀之。足明其通矣。

### 海粟樓藏無名氏文藝跋尾

諸祖耿

海粟樓藏鈔本文藝四冊。不著撰人姓氏。文中署名。皆題某字。首無序。末無跋。復無目錄編次之語。文體解考說論辨序壽序記跋書後書事題詞贊銘傳皆備。合九十篇。部次井然。知非雜錄彙作。確然爲一人筆也。梁恭人傳題下注代字。文與梁德繩古春軒詩鈔卷端阮元梁恭人傳同。則代阮芸臺作矣。考話經精舍文集。阮元有西湖話經精舍記。此則有話經說。話經精舍文續集有唐王森之騶虞解。郝志初之王制古今周尺畝里解。陸燮順廣學諸葛壽靈章廷彥胡琮洪昌燕等之劉向揚雄優劣論。此則有騶虞解。王制古今周尺畝里解。揚雄論。知作者曾事阮元。習業話經精舍。說經之文。其課作也。其序錢唐應叔雅聞然室遺集。自稱里後學。黃默廬六十壽序。稱默廬鎮海人。予昔攝事學官時。曾見之廣座中。由此言之。則錢唐人而攝鎮海學官者矣。惜乎其他著述。若述齋筆記。趙清獻公年譜。案中僅存序文而書皆不傳。無以考見姓氏。殊令人思歐陽永叔送徐無黨之言耳。

## 論語皇疏校本序

吳承仕

皇侃論語義疏十卷。箸錄于宋國史志中興書目晁公武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及陳振孫書錄解題而闕然不載。自此訖清中葉。蓋五百有餘歲。此土儒生莫得見焉。日本僻在海外。頗有佚書。舊鈔珍本。往往出於山巖屋壁。彼土寬延庚午之歲。清乾隆十五年根本伯修氏據足利學校舊鈔皇疏。略依明監本毛氏本邢疏體製。刊版行世。流行差廣。而唐宋以來傳寫舊式。遂漸滅以盡。適錢唐商人汪翼滄時往來上海長崎間。得本以歸。吾歛鮑氏錄入。知不足齋叢書。版式字樣。一依根本氏書。時海內亦無第二本可資對治。雖欲發正。其道無由。會清廷輯修四庫書。以夷狄有君章疏。觸犯忌諱。遂奮筆刪革。一字不遺。泯夷夏之防。圖藏身之固。矯誣背誕。振古所無有也。僞本既行。鮑氏又刪改原文以就之。而皇氏本真。遂不可復觀矣。民國某年。日本人武內義雄。雜取舊鈔本十種。詳爲比勘。刊本行世。余以此十所行。唯鮑氏本爲盛。其所據根本氏書。既不可盡信。又猥從清廷改書。以避時患。皆足以疑誤後生。故就武內氏所爲校勘記。擇善而從。爲辨正數事。以存皇疏之真。若各本並誤無可轉正及

斯。助詞解省小小異同不關引指者。亦不具出也。如有同志刊正皇疏。付之剞劂者。其取正於



## 史量才墓誌銘

太炎

君諱家修。字量才。晚以字行。其先江甯人。父春帆翁。避兵徙婁之泗涇。故君補婁縣學生。少時已卓犖有智行。既入學。尋棄去。習遠西文字。肄業杭州蠶學館。歸設小學於泗涇。數教授上海。以所得立女子蠶學館。太湖左右化之。後江蘇蠶桑學校本諸此。會滬杭甬鐵道事起。以集資被選董事。民國興。主松江鹽局及滬關清理處。君慮憲過人。處事悉綜名實。然尤博意新聞事。初春帆翁雖不遇。素持直道。常以是誨子。君自清末已主時報。其後主申報。殆二十年。直袁氏稱帝。以重賂要君。請母嬖帝制。拒之。自爾南北交鬭者十餘歲。常有間遺。悉無所染。蓋受之家訓。亦其天性骨鯁然也。少時家甚貧。初教上海。布單衣。徒行。遇雨。革鞮。囊淖。望之寒甚。及與語。吐辭若然。精采動一坐。久之譽日起。所立丁商事益衆。殖幣治績。靡不爲也。號爲素封矣。然自守確固。不肯隨駟僮進退。人嚴憚君而未嘗與忤。民國二十年。日本戰事起。明年遂掠上海。君日夜資助十九路軍。卒無大敗。雖政府亦重君才。被推上海市參議會會長矣。二十三年十一月。自杭西湖歸。道出海甯大開口。遇盜。環列狙擊。與同車一人及御

者皆死。配某氏。子男必恕。遇盜時皆在側。挺走得免。君平生領事雖繁。然能通釋氏書。時時宴坐。亦習技擊。身手矯健。又與人無怨惡。內外皆無死道。或曰。暴得大名不祥。清議之權。自匹夫尸之。常足以買禍。然自武昌倡義至今。由屠酤裨販以陟高位處方面者。蓋什佰數。君本書生。積賢不過比良賈。名雖顯。不能出一州。其視權要人固微甚。且清議衰久矣。雖百計持之。僅乃振其標末。非有裁量列至之事。如漢甘陵近世東林比也。揆之固不足以召畔。而竟爲人阻隘以死。且若欲夷其宗者。抑命也夫。命也夫。君亡時年五十六。某年某月葬於某。銘曰。

史氏之直。肇自子魚。子承其流。奮筆不紆。賣漿酒削。華屋以居。以子高材。宜其有餘。何煩辱任事。而不與俗同汙。恬智相養。則亦與天爲徒。吾聞夫毅飾貌以內熱。豹苑中而外枯。智之所不能避者。雖聖哲有所不虞。唯夫白及交胸。而神氣自如。斯古之偉丈夫歟。

## 樂陵宋氏譜序

太炎

樂陵宋氏自述明中葉有諱宣者。始自北直隸靜海遷山東樂陵。傳五世至兵部侍郎槃。以抗直忤逆奄。有聲天啓崇禎間。其族始大。又十一世至今察哈爾主席哲元。中間時盛時衰。譜凡三修。及今又三四十年。哲元與族人更蕙續之。書成。屬序於余。按宋氏出殷微子。鉞之禁攻寢兵。玉之譎諫。已嶄然有聲七國時。顧皆不聞有後。唐宋以來諸姓氏書錄宋氏譜。並斷自卿子冠軍始。冠軍孫壯武侯昌。卽爲孝文定策從代來者。蓋自是昭穆始可知也。元和姓纂敘宋氏凡七望。樂陵其一也。其先實分於廣平。然則唐世已有樂陵宋氏。無待明中葉。今樂陵譜所述如此。豈中間嘗徙靜海。後又還其故歟。靜海在明時屬河間府。其北有天津衛。疑宋氏本居樂陵。以僉軍居天津衛。其後免役。又還居樂陵。宋氏子孫既不能質言。今亦無以證也。獨念宋氏前修之事。如冠軍壯武者。已闕遠不可追矣。其後著籍廣平。相業盛者。莫若文貞。自其爲中丞時。端笏在廷。諸嬖幸已嚙伏焉。及申錫爲文宗相。以謀去王守澄。言濬而敗。計雖疏。其忠清爲時所寃。既徙樂陵。侍郎又以忤逆奄著。可謂與先德同風。且明末

正人忤奄者。無慮數十。自清以來。後嗣日失其序。雖楊左二公之裔。亦不聞有興者。今宋氏獨得哲元力支東寇。保固封守。以濟昔人之美。可不爲大幸乎。蓋所謂世家者。非謂其世世冠帶。與編戶絕殊也。必前人以風烈傳其後。後人以清白承其先。史策有述。鄉邑慕化。然後足以稱也。高明之家。常患前人無正直名。而宋氏既彰彰有之。願爲其子孫亦不易。懿亦以孝友收宗族。以骨髄從政事。相致其中。而粹屬其表。儻足以爲亢宗之道乎。苟曰侈其世胄。炫其門望。以爲後之人光寵。斯末矣。其非宋氏志也。因以是序。

題霜厓填詞圖

鄂孝先

曼歌昔昔譜瓊簫。酒邊吟。拚換金貂。前度是飛仙。清狂誤謫塵寰。迴腸處。雨浙風瀟。停琴待。徽外從翻怨曲。訴入檀槽。讓雲鬢競唱。擊笛度昏朝。絃么屏間小兒女。諧節奏妙析上秋毫。新製寫蠻箋。記拍雅應琅璈。畫樓深。講樹霜高。挾清操。庭際春風滿樹。詠則陶陶。這風流也似。絲竹後堂劫。高山流水

題鄭大鶴年丈冷紅移填詞圖

薜牆半坼樵風晚。幽吟合住詞客。瑣牕畫掩。紅牙夜按。麗歌曾拍。尋常巷陌。笑塵埃。仙才竟謫。甚當年風騷未歇。嘆寫訴肝腸。猶記瑤箋上。鏤管書殘。冷標丰格。舊愁懺否。譜新聲帽低頻側。賸有江關。儘詞賦蕭條動色。怕哀蟬。獨倚暮柳意更惻。瑞鶴仙影

鄭所南畫蘭卷

吳瞿安

此見都氏寓意編。堯山堂外紀。錄所翁題蘭詩。正與此同。詩云。一國之香。一國之殤。懷彼懷王。於楚有光。卷後有明人廿一家題詞。如鄭元祐。陳基。宋濂。韓弈。錢達。姚廣孝。都穆。文徵明。唐寅。祝允明。張靈等。皆不可多得之作。今藏吳湖帆家。

靈修芳草。一筆龍蛇掃。零落北風知懊惱。高臥空山還好。孤臣懷抱秋清。那堪徧地笳聲。偷見凌波仙子。應知難弟難兄。清平樂 次玉田韻

又題所南蘭卷

騷魂呼起。招得靈均鬼。千古傷心留一紙。認取南朝天水。北風吹散絳華。高邱但有殘花。花是託根無地。人還浪跡無家。清平樂 次玉田韻

龔半千畫冊

半千又名豈賢。字野遺。又工詩。喜晚唐諸家。早歲厭白門。移家廣陵。已而仍返金陵。結廬清涼山下。葺半畝園。栽花種竹。悠然自得。此冊墨氣濃郁。而意致仍復疏淡。佳構也。余往來清涼山。登掃葉樓。輒遐想其人。今讀此冊。爲繫一詞。

憑高岸幘。愛面郭小樓。紅樹林隙。妝點晴巒古畫。二分秋色。高人去後闌干冷。笑斜陽往來如客。野花盈路。當時俊侶。梁燕能識。但破屋西風四壁。對如此江山。誰伴幽寂。湖海元龍未老。醉嫌天窄。笛中唱到漁歌子。賸無多金粉堪惜。暮寒人遠。何時重認。舊家裙屐。桂枝香

王東莊呈山水立幅

是誰寫荒寒情緒。千丈懸崖。幾丈瀑布。一水瀟灑。大隄環繞萬叢樹。遠峯清苦。留黛色飛眉  
宇。勝地記曾經。但夢想登臨何處。 延佇。對如此江山。恨少釣游佳侶。沙棠簫管。已無復昔  
年豪舉。縱剪取十里吳波。怕難測明朝晴雨。仗妙筆雲槎。點綴思翁真趣。長亭怨慢

題潘幹臣畫蘭圖卷

秋魂栩栩呼還在。意託離騷外。捲簾涼思入疏襟。淡墨無多。淒絕少年心。 哀詞一卷留金  
鹿。好夢知難續。船庵風雪守清芬。解賦美人香草。有王孫。吳美人

## 孟六羣書校跋

潘承弼

### 詞林萬選

葉石君手校汲古閣刊本詞林萬選。無錫孫氏小綠天藏書。頃歸吾友鄒君百耐。余從鄒君處假歸。遂錄校語於汲古閣本上。石君跋語云。康熙丙辰八月廿五日雨窗。從舊本勘竟。前脫去二三葉未刊。其中差脫。皆毛氏有意改削。殊可笑也。余按是本毛氏所脫。標題居多。而詞句異同。互有短長。毛氏雖好臆改。然所據當有善本。未可盡斥其非。而葉氏所據舊本。亦未必盡是也。暇當參校諸家專集。是非不難立辨矣。葉氏原校黃筆。余以朱筆度入。眉端尚有墨筆校語。祇正句讀。未及臆脫。不詳何人手筆。併爲錄。此書毛刻而外。罕傳別本。詞選自花草以後。此其尤綺練者。安得好事者。博稽羣籍。是正譌謬。以垂不朽。亦藝林快事也。乙亥六月十九日。